

補償之手

雷德夫人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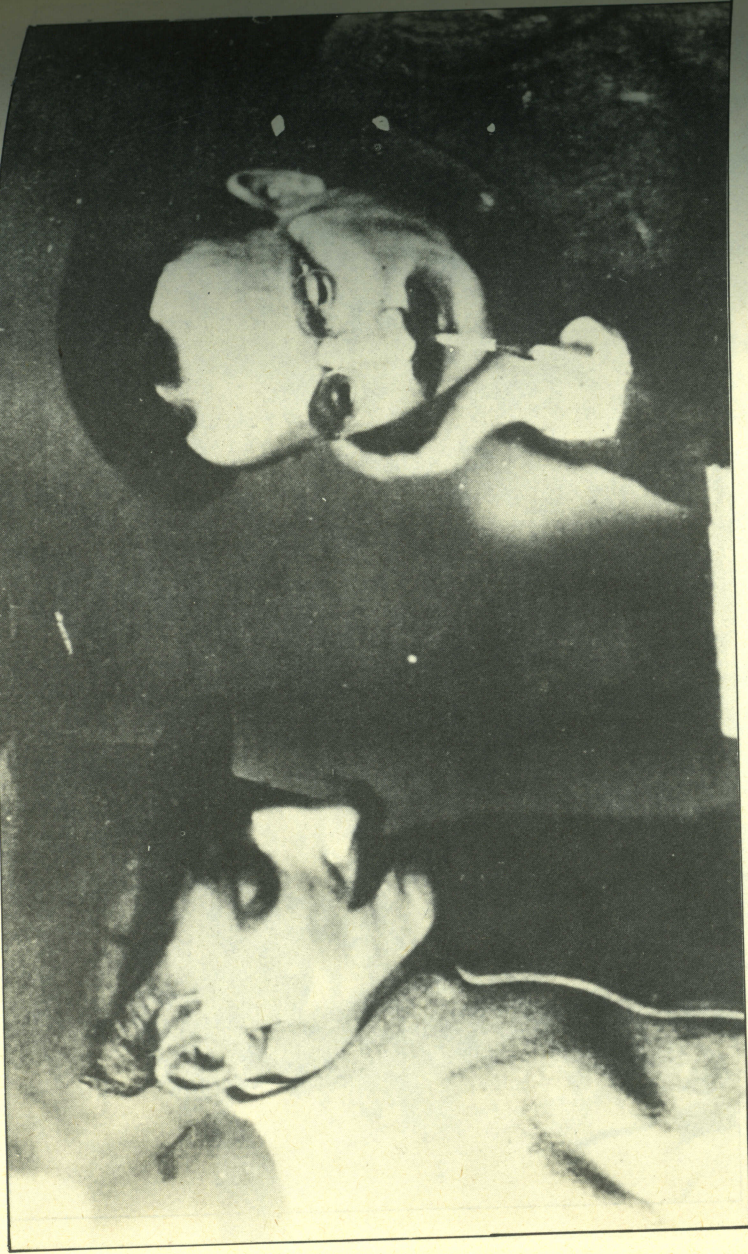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爲了達到殺傷敵人的目的，使用種種不道德的手段之下，製造了無數被毀容的傷患。尤其是在壕溝戰中，頭部無疑地是人體解剖部位中最易暴露的部分。僅就當時的法國而言，因殘廢永遠無法工作者，即超過了六十萬人。而其中相當多數的人，乃是因爲臉部的傷患所致。法國政府即時認知了「照顧傷患」這個問題，因此在戰爭的早期，即著手籌劃予殘障者義肢的協助及再教育。所以美國紅十字協會在一九一七年創立的殘障者再教育機構，受到法國政的歡迎是很容易理解的。它的

分支之一，即爲製作「人像面具」的紅十字彫刻室。「面具」這個名詞，實在不足以形容這些既精緻、又科學且具藝術性的裝置。主持這個彫刻室的是美國的女彫刻家，也是社會名流安娜·克蕾曼·雷德。對於法國戰爭中傷患的肢體重建工作，她付出了極大的貢獻。雷德夫人製作了九十七副精緻的面具來隱匿傷患者臉部的創疤，技巧之高明，遠超過整形外科醫師的整形技術。

一九一七年七月荷蓀小姐在法國組織殘障者再教育機構，並與美國紅十字協會保持連屬關係。當時，雷德夫人離開了美國本土，正欲到海外。爾後他曾自述：「在嚐試做一位彫刻家失敗之後，我志願地到一個英國的救護單位去服務，而恰好被美國紅十字會徵用，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登陸法國。」她被徵派到法國這件事，事實上可能並非如此地富戲劇性。實際上，她到法國可能是接受了當時正在美國旅行的英籍藝術家梅茵德先生的建議。他曾到雷德夫人在麻州農莊的彫刻室去拜訪。在欣賞過她的作品後，他建議她應該到法國爲法國工作，

南崙
from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Plastic and Reconstructive Surgeons.*



正如藝術家伍德先生被委派到Wandsworth的第三倫敦總醫院去為他的國家工作一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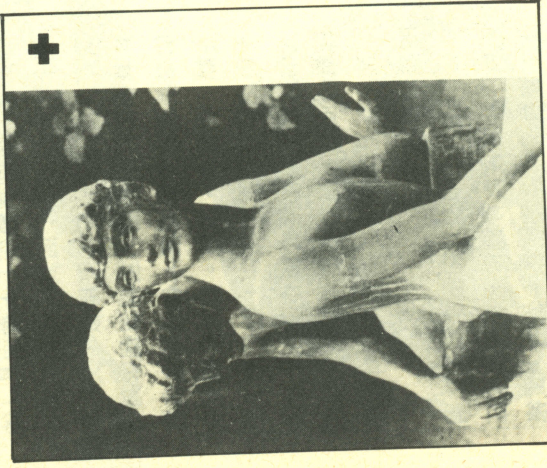
雷德夫人從事工作，乃是為臉部有畸形傷疤的傷患創製人像面具。這些面具儘量以不露痕跡的方式，戴在患者的臉部以掩飾畸形部位。這類面具在當時已有伍德先生在從事製作，他所發表的研究報告，也在一九一七年到了美國。

人像面具是依照患者受傷之前所攝得的相片鑄模，再依模鑄造，然後鍍上銅化銀。這些步驟完成後，再用油彩依相片上的面貌翔實地畫在面具上。伍德設計的這些永久性的人工彌補物，取代了以前製成率極小的橡膠和動物膠所混成的製品。無論從衛生或美容的觀點言，只有堅實的面具才符合以上的要求且具有可靠性。人像面具的顏面製作，必須在外科醫師判定患者的傷口表面已經潔淨無虞之後，才能開始。通常被選為戴面具的候選者，都是臉部有畸形傷疤而整形外科無法處理的傷患。伍德說：「我的工作乃始於外科醫師的工作完全結束之後。當外科醫師盡其所能地為傷患

恢復肢體的功能，設法使傷口痊癒，倚靠骨瓣移植支撐肌肉組織，藉著皮膚移植覆蓋傷口時我也憑著曾為彫刻家所擁有的處理技巧，盡力為傷患製造一個和他受創之前一模一樣的面貌。」

臉部缺陷的大小並不重要，因為製作整個面具亦如同製作其中的一部分一樣容易。他製作患者臉部模型的技藝，並非是新創的。有證據顯示，遠在西元一三〇〇年以前，即有從生物體上製得的這類模型。患者所有傷處的空腔，都先以繃帶及棉花填滿，然後就此製得石膏模型。再依此石膏模型製得一個粘土模子當做正模，然後再從正模製得一個負模，就在這負模上重塑相似於患者以前的容貌模子，塑造就此完成。然後在這模子上的沈澱1/32英寸厚的純銅極板，再以鍍銀。最後再以精巧的手筆畫上眼睛並加上金屬箔片製成的眼睫毛。這些面具就靠著沈重的眼鏡框戴著，或是用一條帶子繫在患者的頭部後面。

一九一七年九月，雷德夫人與Harvard醫校的外科合作，為製作人像面具而開放她的彫刻室。這個彫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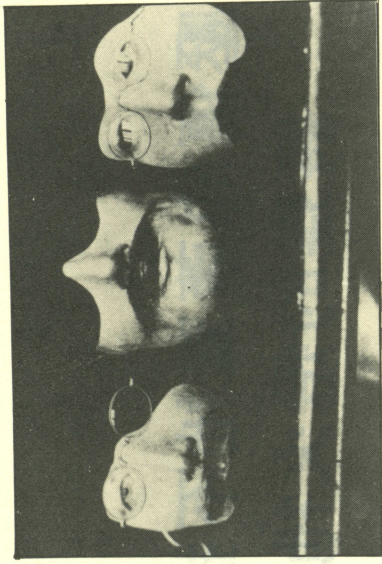


總是成爲殘障者再教育機構的五個部門之一。其他部門分別爲：法語組、農業訓練部門，再教育宣傳部門以及工藝服務部門。

雷德夫人的影刻室位於巴黎的藝術家住宅區。當你步上通往影刻室的樓梯之前，你會經過一片引人入目的說，四處長滿了綠盈盈的長春藤，且裝飾著許多影像。當你剛踏入那寬敞、明亮的房間時，迎面所見即是一面兩顆星的軍旗，分別頒贈給她丈夫和她的。一列掛在影刻室牆上的石膏模型，即是面具製作過程中的第一步。這影刻室裏充滿了令人愉悅地經常有半打的法國國士兵

的臉上向綁著繃帶，或坐著喝茶、玩骨牌，抽煙。爲了鼓勵其他殘障者，在每週二都例行地舉行一個較大的茶會。外科醫師及一般民衆也駐受愛之列，以便他們也能瞭解並分享這項工作的成果。這些殘障者都如平常人一般對待。即使是在耶誕節，他們也能分享佈置聖誕樹和獲得禮物的喜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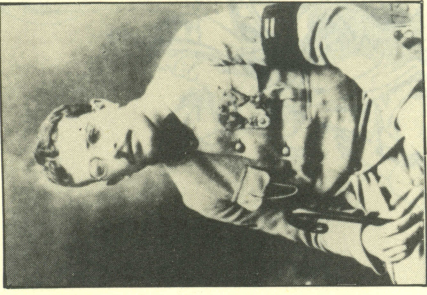
宣揚這工作的另一個方法，乃是製成影刻的影片在法國放映。這卷影片乃以敘事的形式，描述一位因戰爭而致嚴重毀容的殘障者，回到他家時，竟連自己的小女兒也認不出自己時內心的傷痛。接著影片敘述在他重新整容的面具之後，受到了孩子充滿愛意的歡迎的情景。這幕結果實在令人印象深刻！



這個影刻室合計完成了九十七個人像面具。每一個面具的製作約須費時一個月，而大部分的面具都是爲法國士兵而做的。從品質上來說，這些面具比伍德先生所製作的更富藝術性，而且與原貌更爲酷似。也有人建議廢棄銀質內襯，以減輕面具的重量。有些面具更加上細銅絲製成的鬍鬚。

這些鬍鬚既可拂玩亦可捻弄，而且保證永不脫落，因此頗爲法國人稱道。必要時，也可以直接把眼睛畫在面具上。這些畫在面具上的眼睛是如此的栩栩如生，以致於在一個外科醫學會議上，衆人紛紛精測某位紳士的眼神，究竟是真的，抑或是畫上去的？這件事爾後成了宣揚這類面具的活動中的致勝因素。許多面具在鑄模時，即在唇部留了小開口，使患者戴上面具之後，亦能抽煙。臉部膚色的選取，乃是根據皮膚在晴朗與陰暗兩種不同的天氣下，所顯現的不同膚色而採取其中間色調。甚至刮過鬍子後，兩頰留下的微藍色調也都注意到了。

這些面具完成時，每個只售價十八美元。收到這些面具的人無一不感激涕零。他們現在可以一副能被接納的容貌面對這個世界，可以獲得工作



，也覺得可以安心的回到他們的家庭了。昔日在街上被以壓惡的眼光注視的情形，將永不再復現。甚至有人驕傲地戴著面具，攜著新娘，一起走進結婚禮堂。這些受惠的殘障者，日後經常爲此彫刻室帶來鮮花以亦感謝之忱。

雷德夫人收到了無數表示感激的信函，其中有一封署名H.M.B1918的信中，附著一段感傷的詩句：

【誠如上帝以祂的氣息創造了亞當一般，您把新生命給了那些曾經祈求死亡的人們】他也收到了Alexis Carrel及L. Dufournat 等名人的讚美信函。在一九一九年巴黎醫學刊物中的一篇文章，熱心地描述了雷德夫人的成就。他也承認某些損毀的外形是無法修復的，因此使用人工補物的選擇是極有價值的。

雷德夫人在一九一九年年初回到美國，她的返國，正逢一系列有關她在法國的工作的報導，分別刊登於週刊的增刊報及暢銷雜誌上。一九二三年，她接受了Tufts 大學頒贈的榮譽藝術學碩士的學位。一九三三九三月三日，安娜逝世於加州聖巴巴拉市。她的雕塑作品，可能永遠不會被評爲偉大；至於她所製作的面具，也僅是少數而已。儘管如此，她仍應被銘記爲一位誠摯的婦女，而她接下整形外科醫師所留下來未能完成的工作，著手於重建殘障者生命的貢獻，更應爲人們永誌不忘。